

腾冲国殇墓园内的远征军
第二十集团军克复腾冲阵亡纪念塔

（丁宁民　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85年复修后的忠烈祠（刘春明　摄）



一九四七年时的忠烈祠

目　　录

周总理在海口林场栽下一株橄榄树……汪志祥（1）
我参加昆明西区农民运动小组的回忆……毕希德（4）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昆明市西郊地下党组织
……施方惠、苏祥（12）
海口地区解放前夕的革命活动……张子芳（23）
抗战前后的中央电工器材厂……赖　滔（31）
抗日战争中的光学器材工厂
……国营云南光学仪器厂厂史办（56）
在抗战中诞生的五十一兵工厂
……国营西南仪器厂厂史办（68）
昆明西郊的光明使者能源先驱——昆湖电厂
……杨树春（75）
抗战时期的资源委员会化工材料厂……赖　滔（90）
昆明西郊嘉农面粉厂……杨凤麒（96）
西山区水泥厂的发展
杨承景摘自“西山区水泥厂建厂十五周年”……（100）
海口化肥厂建立发展概略……李发明口述（104）
杨承景整理

沒底坑水库修建经过……张光裕口述（109）
张恩喜整理
横山水洞今昔……尹发恩（115）
白鱼乡唐家井抽水站的建立……高　旺（121）
海口石城……杨承景（124）
漫话海口……杨承景（130）
砚台山人的六十年（1926——1986）……韩兴智（147）
龙船甸的变迁……段明清（159）
龙潭居民的源流……杨承景摘自《龙潭志初稿》（164）
滇西公路马街段演变……徐连祯（168）
受人尊敬的吳醒夫同志……万　淮（171）
沙朗乡贤张国昌先生……张光裕口述（175）
张恩喜整理
云南第一段公路的诞生……徐　贵（180）
诗三首……牛尧宗（183）

周总理在海口林场栽下一株橄榄树

江志祥



一九六四年春，周恩来总理率我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亚、非、欧三大洲十四个友好国家。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时，阿政府赠送我国油橄榄苗一万株。三月三日，周总理访问结束回到昆明，立即到海口林场，亲手栽下从阿尔巴尼亚空运来的一株油橄榄树苗。这株油橄榄树苗，经全场职工二十多年来的精心管理，早已开花结果。如今，枝繁叶茂，健壮生长，树高五米，茎粗四十五公分，树冠幅面约八十平方米。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十一年。离开海口林场二十三个春秋了。他的音容笑貌，使人难忘。

记得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这天，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满山新绿、遍野山花、杜鹃怒放、马兰吐香。上午十时，周总理在省委书记阎红彦和付省长刘明辉陪同下，乘车来到海口林场。总理身着米色中山装，满面红光，丝毫没有长途出访，风尘披劳的样子。

总理在会议室坐下后，环视四周，立即发问：林场有多大经营面积？有多少职工？有哪些树种？我们一一作答后，总理把视线转向墙上的油橄榄定植方案图，发现图上使用的“菁”字随意采用了“阱”字代替，总理慈祥且严肃地认真指出：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里没有采用“阱”代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篝”。不能把字用别了。我当时一阵面热，觉得总理真是精细认真。

总理稍事休息，喝了几口茶后，即动身前往植树工地。陪同总理一起挥锄动镘的有阿尔巴尼亚油橄榄种植专家伊利亚·纳科和贝特里·罗曼尼，还有閻红彦和刘明辉同志。他们你一锄，我一镘，把准备好的厩肥、化肥、石灰、细土，按比例配合搅拌均匀，按层次回填到定植塘内，摊平、压实后，总理小心谨慎地把一株选好的树苗连同五公斤重的缩土团放入塘中，左右端详，扶正苗木后，又挥镘把土培在苗根，压得实实在在，还围了一个圆圈以利于浇水，在插桩上用一束稻草垫上，生怕伤了苗木，再用麻绳绑缚固定，避免风摆影响成活。在阿专家指导下，总理聚精会神地用修枝剪刀，剪去小树枯干的枝叶，最后，把四桶水一桶一桶浇上，浇完定根水后，在土盘内又盖上一层松针，以减少蒸发。这样一丝不苟，精细认真的栽植做法，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总理的这种精神和态度，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更值得后辈深思效仿。

总理在种植下第一株油橄榄苗后，给在场的同志提出了两点要求：

第一，要把油橄榄的引种试栽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第二，种好油橄榄，要过好“五关”。1．成活生长关；2．开花结实关；3．丰产关；4含油量高品质关；5．传种接代关。

敬爱的周总理栽下了第一株油橄榄，并提出了两点要求，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对发展林业的重视。为我们发展林业，植树造林，提出了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

题——为了子孙后代，为了生态平衡要引种、育种、传种。多年来的实践，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总理的苦心。

油橄榄是一种高产木本油料果树。原产地中海沿岸地区。橄榄可榨油，品质好，营养价质高。总理考虑到提高我国人民食用植物油的水平，决定引入我国气候适宜的地区试种发展。如今，油橄榄蔚然成林，果实累累，含油量达百分之二十七，单株产量高达一百二十二公斤。海口林场试种的一千九百三十二株，逐步发展，传种接代苗已遍及全省，还引种到湖南等地，逐步见效。

周总理管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呕心沥血，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和平，为我们栽下幸福树。它象征着和平、友谊、幸福。敬爱的周总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种下的橄榄树将万古长青！

我参加昆明西区农民运动小组的回忆

毕希德

一九二〇年暑期，我毕业于昆明西区高等小学，进城投考省立师范和昆明等十一县联合中学。幸被联合中学录取，成了一个农家小子进城读书的中学生。

当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国内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世界上各个帝国主义势力，都想把这个古老的中国侵吞到手，因此每个稍有一点骨气的中国人都不甘心做亡国奴。要振奋起来，寻求自立图存的道路。

接着云南唐继尧政权垮台，由顾品珍接管。只一年后唐氏又夺回统治云南地位。我们四年的旧制中学的学习，没有能获得安静的学习生活。

学生运动在几种不同形式下，不断掀起波浪：一种是以爱国为大前提，各校师生大联合大宣传，大请愿，冲上五华山，要求政府主持正义，救国救民。二种是各学校互相存在矛盾冲突，盈街塞巷。（例如讲武堂与省立一中大打出手，省师与联中争气，街道阻塞。）三种是校内派系冲突，如反对××校长，拥护××继任等等。

一九二五年春季我又考入东陆大学文预科第三班。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我们读预科已临近结束，不久就要毕业考试了。在这关键性时刻，我曾有机会和少数几个在昆明地区进

行地下政治活动的人接触，受到了一些较为深刻而有意义的思想影响，可惜时间只是半年左右。

一九二六年，在云南昆明地区，地下政治活动已有所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在陆续推动，只是还在萌芽阶段，还不十分活跃。其中学生运动，以联合师范（与私立成德中学同一地址，在大西门内西仓侧面。）为中心。由于联师的教师中有几个早与地下政治活动有接触，学生中受到熏陶的也较多。只是还在地下时期，没有到公开发展地步。

我们昆明县西区，当时在联师学习的，平坝地区的有三人：即干沟尾村张存义，夏窑村夏成林，昭宗村李××（名已忘），山区也是三人：发龙寨村张尚耕另二人为让文学、矣联阶（村名不详）。

张存义与我邻村，平时接近机会较多。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后，他和我密谈过几次有关农运活动的事。当时唐继尧正宣扬"联省自治"的论调，我感到这是一种不适应于中国的统一和振兴的理论，它只能起到分裂祖国而造成列强各个侵吞的坏作用。云南当时在英法两帝国主义者窥伺情况下，更是危急存亡之秋。要救亡图存，云南人民也亟须走上革命道路。我家在农村，所以我同意张存义对我的联系，参加了他们的农运活动。

我们小组在邀我参加后，虽有四人，但嫌力量单薄。于是又经酌量后，增邀渔街子村的张仪（在省师读书）和篦子村的董奉（在联中读书）合计六人，因夏成林家在夏窑村，和渔街子较近，同时夏成林在联师内是较活跃的份子，就由他担任组长。

当时的组织是很严格的。（1）因那时还没有地主富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称谓，所以只按学生家长是否属于当地有权势的人为标准。有权势的人家子弟不接纳。（2）参加小组后，要严守秘密，不能外泄，虽家人父子兄弟至亲，也不许暴露。（3）通迅联系不用书面，而是个人直接传达。即使同组，如非上面指示也不许转告。（4）每次集会日期和地点，都是临时决定通知，以防泄密。（5）上级有任何指示，不印发文件。只由临时参加的上级到会人员宣讲要点，到会者听讲后，领会上级传达要点，根据本人所具备的实际情况提出执行办法，散会后，认真执行。

在我的记忆中，我第一次参加小组会的地点，即在西区高等小学（渔街子中心小学）。上级来会代表是李金三（李鑫），时间约在当年（1926）十一月初。继后一次，约隔一星期，地点在海潮庵，上级代表是严英俊（录记音、不能确记）。再后一次，地点是土堆村福兴庵。每次集会时间都在星期天，临近下午。

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云南发生政变。云南军界四大巨头：胡若愚（二军长）；龙云（五军长）；张汝骥（×师长）；李选廷（仆次飞军第二军军长）等，在昆发动“兵谏”，迫唐交出“兵权”。唐交出兵权后，仍虚占政治高位，但实权由四巨头控制。这时，他们表面宣扬拥护广州孙中山政府，实际上仍是割据称雄的局面。只是政治气氛稍稍放宽，因此各种政治活动也就公开露面。工会组织，农会组织，学生会组织的活动都开展起来。政党组织有以王德三，王复生弟兄为首的国民党法政学校左派党部；有以李伯英，张燧为首的国民党圆通寺右派党部，都各自积极活动起来。

法政学校党部虽然当时没有公开标榜共产主义，但各种

言论都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行事。因此，在工人、学生中，接受信仰这种理论、学说的较为广泛。农民方面却还不很深入。

我们昆明西区农运小组仍是原来的六人。开会地点还是暂不固定，常来给予我们指示的曾有王德三，王复生，李国柱，张经辰，赵××（名已忘）李鑫等。地点有潘家田，文庙西巷，庆云街等地的住户，这几处都只是开过一次会。三月间有一次在翠湖南面一家大酒店开会，昆明县区内、各地农运活动的人连昆明县长（追忆是王用予先生，是一个曾当中学教师的人，我还是受过其教的。）以及昆明县农会会长姓高的（东郊小街子附近某村人。他的弟弟高建中和我在大学同学，他的侄子和我在联中同学。当时他的县农会在高山铺）都参加。这一次的县农民协会代表的召开，场面是较大的。县长王用予和王德三都作了讲话，讲话后还开筵会餐。

此后，我们农运小组集会，多在夜间，连续三次都在兴隆街（法政学校大门前）中段西廊一家铺子后面。除我们小组外，王德三兄弟二人、李鑫、李国柱、张经辰等人，或两三人同来，或交替着来。小组会采取座谈形式，各人可以畅所欲言。也分发过少数文件，都是农村方面的政治形势和方针政策，也包括调查各地区情况的原则要求。

我们几个组员，都是正在学习的学生，平时不可能都回家活动，而是每星期六回家后，按文件指定要领，进行一些调查。或向平时接近的可靠乡邻农民，询问一些有关耕地租佃，地亩产量，官租田赋，雇佣关系，长期雇佣和临时雇佣报酬等方面的情况。也了解自己村庄和附近村庄有多少人口，村长头人姓名，是否霸恶，欺压村邻，残酷征敛，甚

至残害乡人的情况，还了解邻居间亲近或积愤仇怨以及平时地产丰啬，生活穷富……情况。按各人了解到的情况，作一些概要记录、集会时提出汇报。王德三、李鑫、张经展、李国柱、严英俊等人分别到会，或作文件传达、或作指示提问，态度和蔼，气氛融洽，好象家人友好，相聚一堂。

可惜为时只一个多月。到了四月中有一天，我接受李鑫的通知，要记录一份西区比较大的村庄的概略材料。我进行查询后，写了梗概于四月二十日早八时前，亲由东陆大学循翠湖东路走上黄公东街坡头时，听到过路人谈："今早法政学校被军警搜查，抓了几个人。那附近几条街，还在警戒，不能通行。"我听了这消息只好折返学校。随即听传说什么"清党运动"，要抓捕进行共产党活动份子。法政学校的左派、都是共产党……等等话语。

随后连续几天，哄传的谣言蜚语更多，如说中学教师中有张堉光，刘幼堂等等都是共产党。又说学生中有活动厉害的，都是共党嫌疑份子，上面已搜查到了名单，迟早都要逐个的照单请客，抓捕法办等等。约至四月底，又听到消息说、联合师范学校有老师有学生先后被捕，大学里，也有一部份同学不知去向。

我去找夏成林、张存义问消息，也毫无结果，甚至连省师学生张仪，联中学生董泰（二人都是西区农运小组成员）我也得不到消息。

当时，我是西区唯一的大学生，平时经常参加学运活动。我和几个同学报经学校批准，办了"工人识字补习班"（设在学校东头大门佛教会内），收录了四十多名附近从事劳动行业的工人，都是文盲，进行识字教学，只不过

一个多月。“清党运动”发生，这个识字班也就停办了。

我们原来主办识字班的同学有李焜、（文科三班）王克生（文科三班）惠国芳（女、预科五班）和我（文科三班）另有文科二班生一人，姓赵名已忘，记忆中似为东昭地区的人，后被杀害。

当时，我参加昆明西区农运小组，一直严守机密，学校里并不为人所知。但我平时参加学生运动，更因进行“工人识字班”教学活动，便为同学看成“红色份子”，是一个“C·P”了，其实我还连一个“C·Y”（青年团员）都不够格的。

我因家在农村，少年时，读过一些孔孟之道的旧书，脑子里充斥了较多的忠孝思想。在“清党运动”发生后，因我和一些“红色”人物有过接触，现在又被传说中的“红帽子”所威胁，我耽心迟早一天会被捕，带害了父母，摧毁了家庭，因此，产生了“外逃”观念。

我从一九二七年五月开始，着手向外地转移的准备。首先决定去广州，因当时广州有“革命策源地”的称号。我已是私立云南东陆大学本科生，借口“转学”到广州再设法进“中山大学”是比较可能的。于是我第一步劝说父母亲允许我到外省去进大学，既可以增进学识，又可提高地位。这一着，父亲同意了。筹措给我旧滇币近四百元，我兑换得约八十元袁大头（旧银元）作为旅费。第二步，我向“外交司”声请发给“越南过境证”（即“护照”）。当时“外交司”司长是大学的董雨苍校长兼任，很快也就批准了。于是，我和新平县的同学施鎮柄搭伴乘滇越车出省。这一天晚间到河口，不料当夜唐继尧病发，暂时停检“护照”（即过境

证），被扣留在河口一天。这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此后到香港、进广州，原想进中山大学，因是学期中途又语言不通，只得再跑上海，去南京。到南京时，已是身边存钱有限，只好报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蒋介石）总政治部（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政工人员养成所。幸被录取，入学受训，生活有了着落。正是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一个多月。因一直在道路奔波中，不知道情况。六月到八月中，在南京受训近三个月，又遇到"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下野"事件，我们的短期受训，就宣布提前结束。经过临时毕业考试，发给"证书"，又发"遣散费"（拾元），我又成了流浪分子。

其后，陈铭枢又组建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由福建移驻广东。我们在南京困蹙的几个同学施尧军、施鎮柄和由为龙及我，经李一平先生（大姚人）介绍、被陈铭枢接受收入第十一军军官教导队，先后培训了半年，结业后，在一九二八年七月我被分发到第十师，蔡廷锴的三十团充当连级政治指导员，驻防海南岛。未及半年，患恶性瘴疾，几乎死去，因不堪继续服役，只得返回云南。一九二九年，重上云南私立东陆大学文本科。后来得知我们昆明西区农运小组的成员中，只有张存义和夏成林两人在一九二八年内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张存义还为我惋惜，如不流浪外省，可能我也会被吸收的。可是这时云南政府也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实行反共政策，到处抓捕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一九二八年内杀害三人其中女党员一人；一九二九年秋又杀害八人，多数是学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北门外城墙脚杀害四人，这全是我认识的，其中

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是我参加农运活动时认识的，而女共产党员吴澄则是我在大学预科时的同班同学。他们被押解出城，行刑途中，我都看到了，我当时感到愧恨的是无能为力营救他们，又感到他们的英勇就义是伟大的。

至于夏成林，因被捕后叛变告密，致使一些同志被害。解放后，肃反时期，受到惩处，罪有应得。张存义在流亡中受困牺牲，是值得纪述的，他逃亡到滇东昭通一带进行活动。其后因生活困苦，又受疾病磨折、终于死在异乡。

我在一九二七年至云南解放时的二十二年，参加陈铭枢、蔡廷锴部，学生义勇军及抗日战争，最后又参加了云南和平起义。解放后从事教育、行政工作。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昆明西郊地下党组织

施万惠　　苏　祥

昆明西郊（即现在的西山区）。东临滇池与昆明市两城区毗邻，西接安宁，南靠昆阳，北连富民。既有肥沃的坝区平原，也有广阔的山区，丛林，气候温和，环境优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从西郊通过。篆塘水运码头经滇池可通昆阳，通向迤西的驿道从中穿过：一九四九年为旧制的昆明县属西碧，灵源，碧竹、北新，玉案六乡和大渔镇，人口七万零三百余人。当时有五个较大的工厂：即中央电工器材厂、昆湖电厂、飞机制造厂、炼铜厂，昆明化工厂，职工近两千余人。在西郊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隘口，国民党地方政权在普吉、高峣、黑林铺、龙院村设有警察派出所，在小西门设有警察四分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反蒋爱国斗争风起云涌。在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的领导下，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为中心的学生运动，蓬勃高涨、特别是经过“一二．一”惨案，“李．闻”惨案。“七．一五”学生运动后，唤醒和教育了西郊的知识青年，农民群众。在国民党

的抓兵、派款、地租剥削和各种苛捐杂税压榨下，逼得走投无路，进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愤慨，民怨沸腾群情激愤，自发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一、西郊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的发展过程

西南联大北迁以后，接近西郊的昆明师范学院，昆华中学（即现在的昆一中）等大中学校的师生经常下乡宣传，发展了一些零星的党的外围组织和成员。从一九四七年以后至一九五〇年三月正式接管国民党地方政权，成立了中共昆明县委，这段时间大约经历了三年左右，其主要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以前，约两年半左右的的时间、这一段时间的主导思想是：提出了学生运动要和工农运动结合，号召知识青年，走出校门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促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主要成就有两点：

1．昆明城区民主运动的开展，为在昆明市郊区农村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做好了思想准备。

2．城区大中学校和西郊的机关、工厂的地下组织，通过同学、同乡、朋友、亲戚等各种关系，不分行业，零星地、分散地发展了一批地下组织成员，农村中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小学教师、国民党县政府里的职员，有的发展为“民青”成员，代号为“MC”，少数发展为党员，代号“CP”、农村中也发展了一部份农会会员，分属由各发展的地下组织单线联系。西郊先后建立了十四个点、线、片、网：即小西门外马车工、篆塘的航运工人、红庙村、梁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